

三
李
年
譜

關中三李年譜卷三

山陽吳懷清編

二曲先生年譜附錄上

國史儒林傳

光緒末增輯本

李顥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爲明材官崇禎十五年
張獻忠寇鄆西巡撫汪喬年總督三邊軍務可從隨征討
賊臨行抉一齒與顥母彭曰如不捷吾當委骨子善教兒
矣兵敗死之顥母葬其齒時顥年十六母日言忠孝節義
以督之顥事母孝飢寒清苦無所憑藉而自拔流俗以昌
明關學爲己任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書靡不博觀而不

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
道學問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以靜坐觀心爲入手
關學自馮從吾後漸替顥曰與其徒講論不輟當事慕其
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
公門也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却
顥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
無害陝撫欲薦之哀籲得免然關中利害在民者亦未嘗
不爲當事言之也先是顥欲求父遺骸以母老而止旣而
母沒廬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徧覓不得服斬衰晝夜哭
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其父立祠且造冢戰場名之曰義

林常州知府駱鍾麟官陝時嘗師事顥謂祠未能旦夕竣
請南下詣道南書院發顧高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
之望顥赴之凡講學於江陰於無錫於靖江宜興所至學
者雲集既而幡然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卽
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爲建延陵書院肖像其中
顥旣至襄城適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冢土西歸附諸墓持
服如初喪康熙十二年陝督鄂善以隱逸薦有詔起之固
辭以疾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禮部以海內眞儒薦大吏
親至其家促之起舁牀至省顥絕粒六日自拔刀自刺大
吏駭去乃得予假治病顥戒其子曰我日抱痛自期永棲

聖室平生心跡頗在聖室錄感一書萬一見逼而死斂以粗布白棺勿受弔也自是閉關不與人接惟崑山顧炎武及同邑惠思誠至則款之思誠顥四十年所心交也四十二年聖祖西巡召顥見時顥已衰老遣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上謂慎言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特賜御書志操高潔及詩幅以獎之顥學亦出姚江謂學者當先觀陸九淵楊簡王守仁陳獻章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吳與弼薛瑄呂柟羅欽順之書以盡踐履之功初有志濟世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旣而盡焚其稿又著十

三經注疏糾繆二十一史糾繆易說象數蠡測亦謂無當
身心不以示人居恆教人一以反身實踐爲事謂孔曾思
孟立言垂訓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
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豈聖賢立言
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時容城孫奇逢之學盛於北
餘姚黃宗羲之學盛於南與顥鼎足世稱三大儒惟顥起
自孤根上接關學之傳尤爲難及云晚年寓富平有富平
問答四十四年卒年七十六懷清按卒年誤詳後門人王心敬傳其
學其四書反身錄七卷二曲集二十二卷亦心敬所撫次

墓表

襄城劉恭叔宗泗撰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三年

懷清按西狩乃四十二年作四十二年誤

西狩陝西

總制華公迎駕平陽上首以先生起居爲問且云召至關中相見華公承旨卽遣人造先生廬具道上意欲邀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往返先生辭益堅華公知不可屈乃具以上聞上曰高年有疾不必相強因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慎言齋四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詣行在召入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慎言對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節鞠誨臣父仰承母志發憤爲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管家計以此積勞成疾未及五十髮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五

懷清按潛確錄作七十有七

衰病益甚時

臥牀褥不能動履久荷徵召又蒙天語存注咫尺乘輿不能一睹聖顏此臣父子終天之憾也上曰爾父平日讀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書靡不觀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涉獵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弟子亦以此相勸勉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志操高潔扁額並手書詩幅以旌爾父之志爾宜歸去待養及上回鑾慎言送至臨潼上尤諄諄以善事先生爲諭抵關後傳盤屋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制鄂公以關中隱逸疏於朝也上卽徵召於家先生

辭以疾後屢被召先生終不就宸衷懸切已數十年矣及
西巡欲式廬一晤而不可得溫綸靄靄褒嘉備至我皇上
崇儒重道求賢若渴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強奪其志
而先生抱道自重浮雲富貴甘爲盛世逸民不肯少易其
操豈不主臣交得也乎猗與休哉先生姓李氏諱顥字中
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慷慨有志略明季李自成犯河南
汪公喬年奉命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
士可從遂與俱東將行挾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
及至襄汪公死城守兆祿可從俱從死妣彭氏痛夫殉國
誓志完節立孤紡績縫紉易粟以食稍長使先生就塾不

能具脯師不納母恚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
先生感泣遂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
諸史百家列子佛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
大悟獨慕聖賢之學於是潛心濂洛關閩陸王之學以上
溯孔孟之心傳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學問爲工夫
以悔過自新爲始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
在存心體認天理實爲用功之要務莊敬靜默從容鎮定
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
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人理欲之界所差只
在毫釐非至明不能晰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

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功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卽痛自責罰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閒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聖賢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爲人喫緊處又嘗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錮之陋在吾儒中最爲緊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

置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考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
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迄敬軒得積漸之功下學上達
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先
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闕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
斯世之志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
等書憂時論世悲天憫人蓋不啻三致意焉旣而盡焚其
稿謝絕世故閉戶深居獨以明學術正人心繼往開來爲
已任里黨咸非笑甚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日與
其徒講論不輟久之鄉人化服遠近從遊者至舍不能容
而學官郡將方伯連帥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敦請者

日造其門如靖江無錫常州武進富平華陰關中書院東
林書院皆其平生歷聘講學之地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
語以成書蓋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
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
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
然於心目之間而後已以故遊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
化卽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焉先生資
稟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尤嚴當
其被徵也催檄雨至嚴若秋霜絕飲食者六晝夜幾欲自
刎而卒不肯起與當事書曰顓幼失學庸謬罔似浮慕曩

哲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當事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宸聰蓋以顥或有微長可
充葑菲而不知顥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
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儻不審己量力冒膺榮
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顥父喪時
遺顥隻身再無次丁顥母彭氏守寡鞠顥艱難孤苦蓋不
啻出九死而得一生顥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
旬九食衣不蔽形顥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
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爲斂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
具棺始克襄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顥當如毛義捧檄

顯母之苦豈遂如此其悽愴顯風木之感豈遂永抱於終
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殺牛而
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顯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不
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
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時身無棉衣遂
終身不復衣棉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
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
旣而沈邁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
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顯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
之心今日之事顯母旣不及見顯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

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旣以顯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顯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顯而壞此其不敢三也顯雖病廢草野實蔭息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今上之恩居恆深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顯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

階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顥亦何由而藉以默贊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儒濟濟盈廷亦何須顥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况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𪔐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而褒之以敦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有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也顥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迹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